

于 雷 译

野間 宏
田宮 宏
石川 達三
三浦 綾子
水上 瀧子
島 田 勉
森村 誠一
日本反戦愛情小説集
顔の中の赤い月
銀心中
風雪
自由詩人
はなれ聲女
猿蓑の牡丹
神風の殉愛

脸上的红月亮



脸上的红月亮
Lianshang De Hongyueliang
于雷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北镇满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1/2 插页: 2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责任编辑: 李姝昕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0618-2/I·584 定价: 5.40元

前 言

于 雷

从“9·18”开始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制造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而且也给日本本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日本很多正义的作家痛恨侵略战争。共产党人宫本百合子身陷囹圄，还在写反战小说。石川达三，写了《活着的士兵》，描写了日本军队怎样在中国大地掳掠烧杀，竟被日宪绳之以法，险些遇难。而大多数作家，在军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下，或弃笔，或隐遁，或……

日本战败，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反倒是一个春天。战后涌现了大批战争反思与重新认识人生的优秀小说。我相信，本集数篇，便是那段历史的真切回声。

《脸上的红月亮》，成为风靡一时的佳作。它把一名寡妇脸上的苦难表情与南洋战场上的一轮血红的夜月联在一起，组成了忽而拉开、忽而叠印的经纬线，将所谓“大和魂”摆在对置的地位，进行层层剖析，穷打猛追，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那些军人不仅不配获胜，甚至不配拥有爱情……

小说吸取了意识流和象征的现代派手法，侧重于写心灵的颤动、感情的激越，为作品平添了无限风韵。

当然，严格些说，小说对于人性的剖析过度惨绝。人间绝不是没有半点温馨，连贴紧两颗受伤者的心都做不到。假如真的如此，人类早该灭绝了……

石川达三的《风雪》，也被认为是日本战后的杰作。男女双方的爱情被一场战争隔绝，为天皇效命的传统观念与渴望自由的新意识发生了激战，这便是一对未婚夫妻分手前后争辩的实质。作品狠狠鞭挞了侵略战争，催人重新认识生活、爱情与幸福。

此外几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战乱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生离死别。

《银河恋》，写战争逼得一名没有爱便不能生存的女性，终于将生命付与东流；《自由诗人》，写一名脱离现实而幻想自由的诗人，终于喝下现实与生活酿成的毒酒，带着小儿到西天寻找自由去了。《孤独的盲歌女》，写一名反战逃兵，只留下对一位盲歌女的深沉的爱，竟被日本宪兵队带到什么地方去了。《神风号死恋》，写了一对小情人，他们不甘心做侵略战争的殉葬品，企图飞到中国投降，却被长官击沉，一对情人和未产的胎儿一同葬身于大海……

这一切，作为蒙受惨重灾害的中国人民，感到非常理解，非常同情。自然，也希望日本人民能对中国人民惨受杀戮的亿万颗心，有更多的理解与关注。

1991-3-30

目 录

前 言	于 雷
脸上的红月亮	野间 宏 (1)
银河恋	田宫虎彦 (31)
风 雪	石川达三 (55)
自由诗人	石川达三 (105)
孤独的盲歌女	水上 勉 (139)
猿笼河畔的牡丹	水上 勉 (231)
“神风号”死恋	森村诚一 (253)

脸上的红月亮

野间 宏

野间 宏，日本现代作家，1915年生于日本神户市，毕业于京都大学法文系，是战后滩头作家。

战后派作家，多半是战时将青春葬于侵略战争的人们。他们面对战后日本满目疮痍，生计维艰，痛恨那场战争，从新探索与认识人的个性与价值以及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下，直军也罢，太田和德也罢，所暴露出的凶残本性。他们的作品一扫战前“心境小说”、“私小说”那些纠缠琐细的风格，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作品的社会性，并且在创作手法上，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心理分析、意识流、荒诞、象征等手法，给日本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气。

《脸上的红月亮》，是野间 宏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中篇《阴暗的画》以及长篇《真空地带》、《青年之环》，后者获第七次谷崎润一郎奖。

《脸上的红月亮》，通过一对中年男女互相爱慕却又不得不忍泪道别的过程，一字一泪地控诉了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异民族制造了横灾

大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在结构上，并没有离奇的故事或曲折的情节。作者集中了笔墨勾勒或烘托了一位寡妇脸上的凄苦神色，象光源一般，将辐射线忽而射向男主人公的痛苦回忆；忽而射向侵略战场；忽而射向黑暗的现实；忽而射向南岛沙场血肉横飞后的一轮悲惨血红的圆月。藉国内国外、战前战后，一桩桩的惨痛、一组组的人物，疏淡有致地珠联成串，形成了别致的结构。

作者以火热的激情、强烈的爱情，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在作者的笔下，在男主人公的眼里，那位女主人公饱受战争创伤的一张脸，时而凄婉地爱慕的爱的化身，时而是罪孽同罪的枷锁；时而又象是割肝裂腹的利刃。作者的笔触，时而是往情深的涓涓细流，时而是叱咤风云的电闪雷鸣；时而是暴露黑暗的羽徽，时而是自我鞭挞的幽咽。这是一片内心世界的海洋，烟波浩渺，在读者心中，荡开不尽的波环……

作品物象、静止地强调人性的平和与丑恶的一面，完全否定人间有爱与真诚，甚至不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意中人，让一切希望从人生中无情地掠过，这可能是作家在严酷现实下的过度悲伤，就成了病态心理，犹如女主人公脸上的凄苦斑痕……

这一点，曾有非议。

——译者

堀川仓子的脸上，总有一丝凄苦的神色。当然，她的脸既不象日本妇女常有的那样：几分矜持的神态中掩饰着柔媚的性感，即所谓令人望而怯步的那种高雅之美，也不属于另一种典型：由于五官的某个部位打破了整体的和谐，产生出一种魅力。而这张脸，作为一张脸来看，只不过属于大体周正的那种寻常之美罢了。的确，她的脸似曾在生命的蓬勃发展过程中，竟横遭摧折，因而总象什么地方留下了伤痕，这反而给她的脸平添了风韵无限的美。并且，她脸上的凄苦表情，似乎从她那白皙而宽扁的前额，柔巧而消瘦的嘴角流露了出来。

北山年夫自己也承认，随着和仓子见面次数的增多，仓子的面部表情已经逐渐走进他的内心深处。大约一年前，他从南洋归来，在东京车站附近一座大厦的五楼——朋友经营的一家公司谋了个职位。从此，他在走廊上、电梯里和厕所门前，经常遇见仓子。而且每次见面，都在仓子的脸上发现了那种难于捉摸的凄苦神色。他明白，仓子的脸对于他的一颗凄苦的心，给予了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却又伴同着痛楚。

他猜不出仓子有多大年纪。不，毋宁说，他从未对仓子的芳龄有过疑问。这是因为从第一次见面，仓子的美貌便掩盖了她的年龄。当然，这也许是由于北山好久未曾接触女性的缘故；另外，或许由于他心灵受过创伤，决心远于女色而独自幽居所致吧！并且，他根本就不曾察觉仓子竟是结过婚的人。他把仓子的年华估计得比她的实际芳龄年轻得多。因此，北山不胜惊讶，那么鲜明地保存与展示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日本妇女当中十分罕见的一副画庞，怎么会属于那么年轻的一位姑娘。

仓子在“八千代新兴产业公司”供职，就在北山年夫办公室的对过，中间只隔一条走廊。长廊阴暗，两侧排列着样式雷同的办公室。北山与仓子或对面相逢，或擦肩而过，时间都非常短促。因此，他不可能仔细端详她的面容。然而，北山每当望见仓子的那张脸从走廊的昏暗中飘忽而来，或在电梯里与挤在人们背后的她那张脸迎面相对时，总觉得仓子的脸上有一股绚丽的霞光向他喷射，宛如暮色苍茫中，将山头与地平线勾勒得轮廓鲜明的夕阳残照，当它行将消逝于无边静寂的浩渺太空时，刹那间增强亮度，发出最后一道异常强烈的光芒。

最初，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仓子的一张脸所吸引。近来才察觉：仓子面部表情中的那番凄苦，已经浸透了她的娇小身躯，和她美貌多么不相称，竟然穿着一条素气而且黑糊糊的裙子。北山觉得她那饱含辛酸的风姿，勾起并唤醒了往日的痛苦回忆。的确，这张脸具有一种和北山年夫的内心痛苦十分相宜的美。北山纳闷：为什么仓子的脸和他的心便倚得那么贴切？不管怎么说，仓子的脸已经牵动了北山的内心痛苦。他有时下楼梯，突然感到有个什么揪住了他的心。最初，他并不理解那究竟是个什么。后来才明白：原来那是仓子的凄苦神色潜于他的心底，在揪住他心魂的核心处，是仓子的一张脸。从此，他便凝视着自己心中的仓子的容颜。于是，他心头痛楚，被一种茫无绪的不安所困扰。陷于那么一种精神状态，似乎连两条腿都指挥失灵了。这时，蓦地，一种莫名而纷扰的忧郁感情，犹如闪电掠过他的心头。那是往事从他记忆的幽谷中翻身腾起，君惊于他，将他制服。而他，以现有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抵御的。“啊，不行！”他突然站住。“讨厌呀，讨厌！”他在摇头。他被浑浑噩噩的怅绪惑乱心神，却又徒叹奈何。他

意识到，连自己都不敢肯定的人生否定论与人类否定论，却从他的内心中一涌而来。那一瞬间，最令人难耐。仿佛黑色的闪电，穿透他的全身，甚至每个指尖，将神魂的幽微，都给曝光无遗了。“不，我决不那么想……我并不否定人生……我是个最诚实、最纯朴的人，我是最相信人的呀……”他是在说给自己听。不过，他在战场厮杀中接触过的那些异乎常人的妖形怪态，又在他的记忆中复苏。他觉得人群中存在着的一些张牙舞爪的野兽，正向他猛扑过来。他知道自己身上至今还清晰地残留着在战场上被战友咬过的残酷的牙印，可想而知，自己也一定在战友们的肌体中留下了同样凶暴的齿痕。战场上生命遭到威胁的人们所扮演的利己主义丑相，使他不寒而栗。

堀川仓子的姿容之所以使北山唤起了战场上的记忆，发出否定人生的慨叹，还因为在他回顾战场的屏幕上，也有一位苦难的女子，恰与堀川仓子的形象组成叠印。因此，他从一见仓子的面，便清晰地忆起自己从军时，是怎样边在内心中拥抱着一位姑娘的身姿，边在沙场上继续前进的那副大兵惨状图。

北山年夫的确曾把一个内心里怎么也爱不上的女人当成过情侣。说起来，她无非是北山失去的那位恋人的替身罢了。而他心爱的那位恋人，却不久就从他的身边消逝。那姑娘并非人才出众，也不值得大加赞美。北山在热情奔放的青春时期，竟然遇上了她，不能不说是一大不幸。他也象青春热恋中常见的那样，遵循着那么一种模式：把自己的情人理想化，一一细数对方并不存在的美德，奉之于圣坛而虔诚地膜拜。可是后来，北山甚至无法抵御家庭的干涉，又担心自己的生活能力，尽管恨怨那个女人和他分手，却又永远把她的身影刻在心版。这时，第二个情人又出现在她的面前。姑娘是他所在那个军需工厂的

女职员，是她爱上了北山。与北山从前那名恋人相反，她立刻把一切都奉献给北山。这姑娘长挂脸，纤细的颈项和腰肢，虽然羸弱，但却聪明，具有和北山的心理、教养贴得很近的个性。北山对于从前失恋的痛苦，虽然已经获得了自我排遣的力量，但他毕竟不是一个经得住长久孤独的男人，更没有骨气丢掉那么一种念头：把心爱的姑娘弄到手，从而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因此，他也就没有力量毅然拒绝姑娘的爱。姑娘完全信任他，把一切都给了他。正因为轻而易举地得到，北山反而认不清这将是今生不可再来的珍宝。北山权且把她当做情侣的替身，虚应地与之周旋而已。瞧她时的目光委实冷酷。当抚摸她那冷酷而缺乏弹性的胸部时，他觉得自己心都凉了。他打量着姑娘的乳房，和从前恋人那藏娇蕴腻的胸部作对比，总是感到有缺欠，不满足，甚至心灰意冷。姑娘白里透青的窄脑门和微微隆起的颧骨，在某种意义上说，堪称现代深脸型。而北山却觉得毫无媚气，缺少性感，因而焦躁不安。当他扳过姑娘的脸时，总觉得她那浓涂艳抹的低劣化妆是对他的侮辱。当然，他对姑娘不会总是那么冷冰冰的。但随着接触的增多，他对于姑娘执着的爱，反倒觉得是个沉重的负担。当他察觉姑娘的爱是那么一往情深地萦绕于他的全身时，他却十分厌腻。

北山入伍后，还在国内驻防时期，便接到了姑娘的死讯。姑娘一死，北山才认识到自己往日对她虚情假意的过愆。这是因为当新兵，遭不完的罪。在那些日日夜夜，终于使他懂得了爱情的可贵。“男儿当了兵，方知娘的恩。”这虽然是从新兵口里听到的，但他也是躺在军营的床上怀念母亲，回忆爱情，咀嚼着人能爱人的高尚情操。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番思绪真够甜蜜，却也滑稽。一个年过而立之年的男子汉，竟然躺在军毯里

边吃面包边流泪。他从被牢牢束缚于军训和体罚的戎马生活中悟出一条道理：“生平万事皆可抛，惟有爱情价最高。”他的脸已被官长的高靴靴底打得发紫，肿得很高。他用自己冰冷的手摸着自己的脸，不禁想起妈妈的一双慈祥的手，还有已故情人那双温柔的手。如此情肠，愈是投入战场，愈加浓烈。这是因为在国内时，一块儿受罪的新兵之间，还能互相说点心里话，各自的不幸遭遇还有人同情，有人可怜。在昏暗的厕所旁，深情而简短地交谈几句，互诉可悲的身世。然而在前线，敌人的子弹与粮秣的不足，频频光顾。不要说长官与老兵，即使新兵战友之间，那种互吐心音的情景早已不见。在血战面前，北山懂得了人们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生命，靠自己的慰抚消除自己的痛苦，靠自己的双手护理自己的伤亡。人人都象军壶里的水，必须将自己的生命贮存于自己的皮囊。谁都不肯将自己壶里的水施舍与人，也绝不肯为了援救他人而动用寓于自己皮囊中的生命。假如自己的体力略胜于他人，会立刻成为战斗中的落伍者，死神必将向他扑来。当部队全体挨饿时，如果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别人，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而且，战友们隔着一点食物在怒目以对。

在迫使人们神经极度紧张的白刃战间隙，当他暮的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时，他感到真正爱过他的人，并不存在于一向交往的许多人、亲朋或同寮之中，除了母亲和死去的情人，再也没有了……战斗中，敌方的散兵阵地莫名其妙地突然停止射击，蓄热中的静寂笼罩着战场。这时，他从自己操纵的“四一”山炮的镜片窥视前方。远方是一片无边的草原。他从草原后的丛林寻找新的射击目标。这时，他眼前只有往日真诚爱过他的母亲和故去的情人翩翩起舞，飞奔而来。他故去的情人左腿稍

长，向外一拐一拐的，怎么也矫正不过来。现在，她依然迈着这样步伐，从瞄准镜里的风物中走来。北山觉得她的这副模样正向他痛苦的心房冲刺。当他的灵台再现情人有欠风韵的步履时，感到自己因酷暑、疲惫而衰竭了的一颗心，被揪得更紧了。北山想起姑娘生前，他曾一面陪她走路，一面在内心里鄙夷和咒骂姑娘左腿的步伐，够苛刻的。如今大敌当前，北山暗暗想到：“对不起呀，对不起！”于是，北山把给了他一切、却从不懊悔的情人形象珍藏于心中，才熬过了战斗的苦难。

从中国战场开到南洋前线，对于他这名新兵来说，并不是去和敌人作战，而是去和本国的日军格斗。天气炎热，战马长了鞍疮，马背上皮开毛绽，即使备上马鞍也不顶用，便由新兵代行鞍马之劳，拉着炮车前进。天热得实在难挨。部队不堪昼间行军，便以夜里进发为主。下半夜一点起床，一点半出发，上午十一点宿营。不过，宿营时新兵还要照料战马，检查弹药，修理战炮，催讨军粮。因此，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过两个小时。新兵疲乏极了。拉着沉重的炮车，已经寸步难行。军龄四五年的上等兵，就对当牛做马的新兵给一顿棒子。后来，新兵好不容易才从老兵的鞭打下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新兵的死敌并不是面前的外国军队，而是近在身旁的本国老兵、下级军官和将校。

北山年夫一面忍受老兵这些家奴的打骂，一面把炮车的挽绳搭在肩上，心怀情人的风姿，在壁虎声喧的草丛中拖炮前进。

“您在想什么？还在想那件事？”二人一番缠绵之后，她向默默无语、躺着不动的北山年夫怅然问道。她明明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没能使北山惬意，猜想北山一定还在思念从前的那一位恋人。

“我什么也没想。”北山连忙否认。但是，听他的语气，

绝不象否定，倒象是招认。

姑娘在书信中写了不少这样的话：“除了爱你，我便没有活路。不论您怎样想……”“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的心。不过，那时我也许不在人世了……”这些平凡的话语中，字字句句都有她坦诚的一颗心。北山每当忆起她，真是心如刀绞，觉得一切痛苦都应该由他一人来承担。

“让痛苦来得更多些吧。”他边说给自己听，边在老兵的皮鞭下拖着炮车继续前进。菲律宾军人放火烧焦了的甘蔗田，黑黝黝的，绵亘于远方的天幕下。士兵们扬起了沙尘，弄得海岸线灰雾蒙蒙。从那里，一轮热带的硕大、血红的月亮正冉冉升起。月光下，军人们因患热带病而发黄的脸庞和被汗水浸透了的防暑服，仿佛都涂上了鲜血。队伍拖得很长，行列凌乱，逐渐踏上了崎岖的山路。

“二号，三号，换班！”后面传来了分队长的沙哑声音。换班的士兵胸前挂着防毒面具，上衣沾满了汗水浸透的沙土，好象长了一层黑苔。他张口大喘，默默地从行列中走来。

北山年夫把二号炮车车轡上的挽绳递给接班的兵，他和三号炮车上那个开鲜鱼铺的中川二等兵一同离开了行列。然而，北山自己也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把挽绳交给接班的兵，又是怎样离开行列的。他脖筋暴起，两眼模糊，心脏跳得简直要蹦出胸膛。他和中川二等兵怔冲冲地站了一会儿，又追赶队伍，好不容易才跟上了排尾。接班的兵一直牵着的马缰绳，现在由他俩接过来拉马前进。那马已经瘦得裸筋暴骨，他俩却再也没有力气和战马齐头并进。他们的腿十多天一直没有解开过绑腿，已经失去了知觉。而且上坡的时候，似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大量的鲜血。

“干什么？”士官代理分队长退到后边，朝他们握缰的手抽起鞭子。

“胆敢让马拖着走！不知道马已经累垮了吗？你们死了有人补缺，战马死了拿什么顶替？他妈大热的天，别叫我事事都磨牙！”

二人眼巴巴地望着代理分队长，不得不绝望，松开缰绳，离开战马，踉跄而行。然而，他们的两条腿已经瘫了。而且，不论怎样大口呼吸，也吐不尽肺叶里的污浊气，几乎令人窒息。他甚至疑心是压在右肩上的防毒面具的绳子勒得自己透不过气来……

山皮由于白昼吸饱了烈日的光焰，一到夜晚，又把热量喷吐出来，烘烤着士兵们汗浸污涂、毛孔闭塞的躯体。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进，无非因为前面的队伍拖着后续部队依履而行罢了。

“我再也走不动了！”隔着北山牵着的战马，传来了卖鱼出身的中川二等兵的语音。这是他反复叫喊的一句话，已经不知喊过多少遍，并且早已响彻北山年夫那颗疲惫不堪的心。中川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已经没有力气移动他那高大的身躯了。

“我……已经完蛋啦！说什么也走不动了！”说完，靠战马拖着，他又坚持了半个多小时。

部队直奔萨马特山。如果不快速前进，弹药粮食十分充足的敌军就会从右侧袭来，我军必然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部队不再发出短暂休息的命令，又继续前进了。

“我可要撒手啦……撒手……”

听中川的语音，北山年夫意识到这位战友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话语的尾韵已经逐渐微弱。起初，他是向北山求救，可

是后来，语音里已失去了呼救的意思，好象说给自己听，又好象宣告在这最后的一刻，神思倏忽巡视了自己的整个生平。那悲惨的话，直透北山年夫的心底。但是，北山年夫已经没有力气为战友做任何事情，哪怕只是拍拍肩膀、鼓励几句之类的区区小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真的那样做，北山就会失去支撑自己的力量，只有灭亡。本来中川二等兵的话语已经喊得他动心，但他硬是控制自己的感情，只顾默默地前进。

“撒手啦！”于是，中川二等兵松开马缰，两腿一软，动也不动了。他选择了葬身于这万顷尘沙的灭亡之路。他被奴隶的绳索拖着前进的身躯，似乎由于死亡，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在平沙之上微微晃了一下头，便倒了下去。中川平时显得迟钝，记性不好，总是挨老兵们的毒打。他的一生就这样在萨马特山坡上结束了。而北山年夫却只顾自己活命，对战友见死不救。

他复员时，老母亲早已离开人世。

春来不久，有一天，北山年夫和女同事汤上由子一同走出办公室。电梯前的楼门口，刚刚下班的人们拥拥挤挤，聚集在香烟小卖部旁的××物资特销处。光板的柜台上陈列着大堆日用品。他俩穿过人群，来到门口时，忽听汤上由子不管不顾地高声喊道：“堀川姐！”于是，左侧报亭的人群中，有一名女人回过头来，正是堀川仓子那张满布凄苦的脸。人们背着楼外的明媚春光在攒动，在攒动的人群中，那张脸微微一笑。汤上由子对走近的堀川仓子说：

“回家吗？一道走吧！”

接着，她又把堀川仓子介绍给北山年夫。

在匆匆归去的人群中，三人并肩向车站走去，汤上由子夹在中间。由子的丈夫在战场上阵亡，家里还有一个吃奶的孩